

国粹撷芳

国粹泱泱百年
芳华代代辈出

刘未鸣 刘剑 主编

纵横精华

『活武松』盖叫天

谭鑫培的最后归宿

怀念我的父亲梅兰芳

京剧大师周信芳艺事片段



文史出版社

纵横精华

刘未鸣 刘 剑 主编

国粹撷芳

国粹泱泱百年
芳华代代辈出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粹撷芳 / 刘未鸣, 刘剑主编.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7

(纵横精华. 第一辑)

ISBN 978 - 7 - 5205 - 0397 - 6

I. ①国… II. ①刘… ②刘… III. ①京剧—艺术家
—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8764 号

责任编辑: 胡福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纵横

纵横
精华

《纵横精华》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刘未鸣 刘 剑

执行主编：金 硕

编 委：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胡福星

目 录

- 001 谭鑫培的最后归宿 / 刘嵩崑
- 006 梨园争说“大锣王” / 甄光俊
- 011 清江浦走出的京剧百年三杰
——京剧名人王瑶卿、周信芳和宋长荣 / 何永年
- 022 京剧大师周信芳艺事片段 / 沈鸿鑫
- 033 “武生泰斗”杨小楼的民族气节 / 刘嵩崑
- 036 “活武松”盖叫天 / 龚义江
- 046 京剧名角金少山与《连环套》 / 顾炳兴
- 051 与王琴生谈梅兰芳和京剧艺术 / 梅绍武
- 067 唯愿国粹褒四海
——记梅兰芳的顾问齐如山、张彭春 / 谭伯鲁 谭幼竑
- 071 祭父双甲子——怀念我的父亲梅兰芳 / 梅葆玖
- 083 清梅余韵久绵长——怀念梅葆玖先生
/ 吴迎口述 于洋采访整理
- 102 程砚秋生命中的三个重要人物 / 戴霞
- 114 “卿云楼主”王玉蓉 / 刘嵩崑
- 122 我的梨园往事 / 宋宝罗口述 徐忠友整理
- 130 忆父亲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创新
/ 李浩天口述 高芳采访整理

-
- 138 我的京剧学艺生涯 / 马崇仁口述 马龙撰文
- 165 怀念张学津 / 马崇仁口述 高芳整理
- 174 追忆恩师张学津 / 穆雨口述 于洋整理
- 184 台上是好角 台下是强人 ——记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莉 / 甄光俊
- 192 张派门墙里的幸运儿
——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赵秀君 / 甄光俊
- 201 亲历音配像工程（一）：李主席说“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 马崇仁口述 高芳整理
- 209 亲历音配像工程（二）：“有生之年多做点事吧”
/ 迟金声口述 高芳整理
- 220 亲历音配像工程（三）：我和君秋的“音配像”往事
/ 谢虹雯口述 杨玉珍整理
- 239 亲历音配像工程（四）：把谭派艺术的精华保留下来
/ 谭元寿口述 于洋整理
- 247 亲历音配像工程（五）：我是“音配像”的积极分子
/ 孙毓敏口述 高芳整理
- 258 亲历音配像工程（六）：“给程派配像，我是尽忠尽孝尽义了”
/ 李世济口述 于洋整理
- 281 亲历音配像工程（七）：为京剧事业尽忠，为创业前辈尽孝
/ 叶少兰口述 高芳整理

谭鑫培的最后归宿

刘嵩崑

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马鞍山麓，有一古刹“万寿禅寺”（习称戒台寺），在该寺的脚下有一墓地，坟园四角竖有青石界桩，上刻“英秀堂谭宅茔地”，墓内主人即于此长眠 88 年的“伶界大王”谭鑫培。

谭鑫培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1847 年 4 月 23 日），迄今已 158 年。祖籍湖北省武汉江夏县大东门外田家湾，原名金福，字鑫培，号望重，曾艺名小叫天，堂号“英秀”，寓所位于京城宣武区大外廊营北口内路西 1 号，是一所三进的宅院，早年宅门外右上方曾嵌有一红色木牌，上有三个清隽的金字“英秀堂”。谭氏每逢外出均乘坐马车，现在门外东墙上仍存有当年用的拴马环。其后裔小培、富英、元寿、孝增几代人均居住这处谭门老宅。自其父谭志道（艺名谭叫天）始，至正岩、谭娜，谭门为七代梨园世家，从艺者有 40 人之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这在京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谭鑫培原以武生为主，“同光名伶十三绝”画像所绘谭鑫培剧像，就是他《恶虎村》中扮演黄天霸的形象，是 13 位名伶中唯一的武生演

员，后遵其师程长庚之嘱，改演文武老生，程大老板曾预言：“吾死后，鑫培必成大气候。”果不出程氏所料，谭鑫培广益多师傅采众长，终成一代梨园巨匠，被誉为“伶界大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赴日学过摄影技术的泰丰照相馆经理任景丰，购置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手摇摄影机，试图拍摄无声的小电影，当时人们称它为活动的“相片”。任景丰与谭鑫培交往颇深，两人商定在位于谭宅以北的琉璃厂附近的土地祠（后曾为南新华街小学，今为幼儿园）庭院中，利用自然光为时年58岁的谭鑫培拍摄了其代表作《定军山》剧中黄忠之“请缨”“舞刀”“交锋”三场的精彩片段镜头，摄影师为刘仲伦。它虽是仅三本的黑白无声电影，但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首部影片。

1917年4月，谭鑫培在总统府堂会上演出了《天雷报》。因戏台与扮戏的屋子不相毗连，来往换装走动频繁，受了风寒，第二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广东督军陆荣廷来京，步军统领袁德亮、警察总监吴炳湘出面，4月8日下午在王府井大街迤东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今和平宾馆旧址）设宴为陆督军接风，并安排堂会戏助兴。凡堂会戏必少不了谭鑫培，当局几次派人到谭宅，都被谭以病魔缠身而婉言谢绝。这下可恼怒了当局，并传出话来：“他不就是个唱戏的吗？不识抬举！打发人三番五次请，这个请字就是给你脸，可你姓谭的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哇！好，今天是非把你‘请’来不可！”当局派了几名巡警荷枪实弹奔往大外廊营，闯进门后不由分说，从病榻上把谭氏拽起，谭鑫培见这个阵势，不去是不行了，只得抱病前往。到了那府一看所贴戏码大吃一惊，当即出了一身冷汗，竟是《洪羊洞》，这是喜事堂会最忌讳的一出戏。此戏演的是杨六郎归天的故事，又叫《三星归位》，谭鑫培的恩师程长庚临终前唱的就是这出戏。当时只有琴师徐兰沅到场，鼓师刘顺、大锣

陈宝生、小锣汪子良、月琴孙惠亭、三弦程春禄等，均未到场，武场只得临时东拼西凑。再看台下陆荣廷早已离席而去，面对此情此景，谭老板心中万分难受，“他们这哪是听戏呀！是拿我当招牌。”经商定此戏仅演“病房”一折，当时谭是在心情极端悲愤中演出的，唱得声腔悲惨凄凉催人泪下。这出《洪羊洞》既是谭鑫培的拿手戏，又是平生最后演的一出戏，世人皆谓之“绝唱”，实为一语双关。

谭鑫培下场后就伏案昏迷过去，许久才苏醒过来，有人将其送回家中，病情自此日益沉重，内热始终不退，据说又偏偏吃了一剂热药，犹如火上浇油，临终时口鼻均已见血。1917年5月10日上午8时，一代京剧宗匠伶界大王谭鑫培病逝于大外廊营寓所，享年71岁。

谭氏后人遵其遗嘱，以常服成殓，身着三色长袍，外罩淡黄色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足蹬云履。“接三”之日前来吊唁者千余人。灵前男童女的服饰均用绸缎布料制成，车马采用黑绒制作。“三七”过后，移灵松筠庵。

谭鑫培生前信奉佛教极为虔诚，广交城内外名刹古寺长老。常年资助戒台寺，是该寺有名的施主。清光绪二十二年春，该寺盛老和尚为其受了居士戒，自此，这位谭居士便与戒台寺结下了不解之缘。闲暇时常来寺中小住，逐渐对寺外周边的风光产生了强烈的眷恋之情，从而萌生了百年之后在此安息的愿望。他与该寺住持妙老人交往20载，因友谊深厚便道出了“愿假寺中一席净地，永作佳城，俾他日百年得以遥对金客，方遂夙愿”的想法，妙老人深感谭氏对该寺厚资布施的一片虔诚，就把遥对戒台古刹的栗园庄12亩庙产茶棚地让给谭居士。此地平坦广阔，南靠卧龙岗，东临永定河。谭氏故后，次年灵柩迁居此地，了却了他生前的夙愿。当地人曾羡慕地说：“小叫天的墓地，头枕卧龙岗，脚踩九龙山，真乃风水宝地。”

墓地四角立有青石界桩为界，石柱高约 140 公分，宽约 26 公分，上方雕有精致花纹，花纹下刻有“英秀堂”三字，后面竖刻“谭氏莹地”，墓前设有石供桌。1915 年，戒台寺住持达文长老不仅修缮墓地，栽种许多树木，还特派专人代为看守坟园，并规定不许任何人砍伐坟园之树，让谭居士于阴宅清静安息。另为谭居士供立了一块高 90 公分、宽 62 公分的石碑，上刻碑文以作凭证，碑文如下：

伏以五伦之中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妇曰昆弟曰朋友人生斯世莫不以此
为大纲而朋友一道尤须以信义为重儒释歧途理无二致兹因谭居士印金福
字鑫培籍地本京具有夙根生而好佛……因念人生若寄泡影驹光一旦无常
向何处晤佛耶暖商之于妙老人愿假寺中一席净地永作佳城俾他日百年
得以遥对金容方遂夙愿妙老人亦念廿载之道侣不忍相违遂将寺中茶棚地
十二亩让之谭君以遂善念立有石桩为界今兹戒台寺当代主席达文和尚踵
先师之遗志为之栽种树木修造坟园督工营造次第告成……

谭鑫培墓于 1985 年被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列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立“谭鑫培墓”的铁牌早已锈迹斑斑，不知是否尚存？原为 12 亩的墓地，早已被占用三分之一，盖起了矿工家属宿舍，并开辟了菜园，墓地的数百棵松、杨树已存不多。四角界桩，有的早已埋入地下多年。石碑曾被住户移走当作他用，碑文刻字已模糊不清。石供桌亦早已不翼而飞。这座直径约 5 米、高约 1.3 米的黄土坟丘早已杂草丛生。“文革”中，险遭刨坟挖墓厄运。坟墓四周既盖厕所又砌猪圈，刺鼻的臭味和成群的蚊蝇，怎能让地下的伶界大王安息？幸亏还曾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然，恐怕连坟丘也难以寻觅了。

提起谭鑫培，无论在戏曲界，还是电影界，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对

京剧和电影做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2005年11月6日，修缮后的谭鑫培墓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以告慰这位伶界大王在天之灵，这在京剧史和电影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梨园争说“大锣王”

甄光俊

中国戏曲有史以来，在舞台上从事演出活动时间最长、年寿最高者，大概就属河北籍前贤王维林了。从他学戏之初算起，到他正式退休之时，连续艺龄长达108年，寿高127岁。他一生经历了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个皇帝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几个历史时期。

雅号“大锣王”

王维林原籍直隶（河北）省霸县，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幼年家贫，七岁开始学演河北梆子，11岁登台，在当地有“十一红”之称。他19岁那年，因为变声期败嗓的缘故，流落天津，在戏班里干点杂活儿，后来场面上（乐队）缺人，他改学打锣，由于他刻苦钻研，能打一手好大锣，此后百年间一直在京戏班、梆子班、评戏班里以此为业。

王维林不仅精通梆子、京剧的锣鼓谱，而且演奏技巧出众，能够熟练地运用锣音的明暗、高低、疾缓等种种变化，烘托舞台上的不同情绪。同是一面大锣，拿在他的手里，打出来的锣音味道正，音色美，糅音尺寸合适，总比别人打的受听。

王维林对大锣的保养也有一套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打武戏的光锣，锣眼地方的铜非常薄，使用起来需格外小心。同样一面锣，不会打的，往往一场武戏没打下来，锣面已经炸裂。而王维林可以连续使用三年，依然完好无损。早年间剧团常到乡村去演戏，每到一处，他总是首先选择放大锣的地方。他说，冬天外面寒冷，进得屋来，要是把大锣往热炕头上放，大锣上的寒气被火一烤，演奏时它就哑巴了，打不出脆音来。必须先选个温度合适的地方，让它慢慢地缓，没缓过劲儿来不能使用。他常说：“你凭这个家伙吃饭，不伺候好它，它就跟你犯脾气！”

1903年，王维林跟一个梆子班在营口玉和顺戏园子里打大锣。一天，琴师萧九堂、戴二、赵福祥三个人想检验一下王维林手腕子的功夫。他们跟王维林打赌，一起打京戏《战宛城》，三面堂鼓盯一面大锣，谁要盯不住就算输，请客“圆桌面”。打堂鼓三个人可以轮换喘喘气、喝口水，有歇息手腕子的机会；可打大锣就王维林一个人，没有喘气的机会。别看他们三个人比王维林年轻许多，王维林不怕他们，说：“打可是打，阴阳槌不行，落了调也不行。”他的具体要求是，打鼓的，两只鼓槌必须打的分量一样重，一个轻一个重就算输。打大锣的，用劲也要保持一致，如果越打手劲越轻，音量越小，那就算打大锣的输。萧九堂、戴二、赵福祥三人一听这好哇，心想，你60多岁的王维林算输定了。王维林让徒弟康锡寿拿过一个茶碗来，说：“我把这茶碗放在胳膊窝里打大锣，还不带出汗的，要是累出了汗，也算输给你们。”这三个打堂鼓的更高兴啦，赶忙说：“就这么着，谁也不许反悔。”

京剧《战宛城》可非同一般，它是八个靠将、十六个虎牌轮番开打，锣鼓一刻也不停。开演之后，王维林一边打锣一边吆喊：“干哪……”打过半场戏之后，那三位打堂鼓的，胳膊粗了，脸红了，手腕子也木了，满脸流汗，两只手不分瓣，直劲叫喊：“不行啦，不行啦！快接一把！”

王维林得意地鼓励他们：“你们再挺一会儿！”等演完《战宛城》，王维林笑咪咪地问他们三个人：“怎么样？看看我这脑门上有汗没有？”萧九堂三人连连赔不是说：“我们输了，我们输了。”

从此，王维林得了个“大锣王”的雅号。他以非凡的敲锣技能，赢得人们敬重。早年间，关内外的戏曲界提到王维林的名讳假如有人不知的话，说起“大锣王”则几乎无人不晓。

鰥夫不孤独

1926年，王维林在哈尔滨参加筱桂花为主演的评剧警世戏社三班，在场面上打大锣。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秋，筱桂花应“百代公司”总部邀请，去日本灌制唱片，王维林随同前去。他们由沈阳到大连，然后由大连乘船去日本，在大阪地下室灌制了《孟姜女》《空谷兰》《昭君出塞》《苏三起解》《马振华哀史》《人头告状》《火烧红莲寺》《贫女泪》《六月雪》《丑开店》《太平年》《老妈开唠》12张唱片，录音里的大锣都是王维林所敲。

出身贫寒的王维林，前半生在“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演戏生涯中饱经沧桑，备尝忧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才过上安定的日子。虽然当时他已是百岁有余的老人，身体却异常强健。又由于他锣艺精、名声大，沈阳的升平戏院特意聘请他担任乐队里的锣师。优越的社会制度，焕发了老人的青春，不管排练、演出多么繁忙，他从不接受领导和梨园界晚生后辈们的特殊照顾。他还像年轻时候一样，不仅本职工作完成出色，而且还把长期积累的演奏经验主动传授给剧团里的后学们。

王维林高龄高寿却不服老的精神，感染着剧团里的男女老少，大家像对待自己的长辈那样关照这位孑然一身的长者。每逢年节，这家接他去喝酒、聚餐，那家带上干鲜果品来嘘寒问暖，这位独处多年的鰥夫，

自己感觉并不比那些儿孙绕膝的老人寂寞、孤独。

两次见到毛主席

1952年，王维林110岁生日那天，辽宁省和沈阳市的负责同志到王维林的家里祝寿。“大锣王”百感交集，他想起在旧社会的一幕幕辛酸往事，再看看眼前首长们那亲切的音容笑貌，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淌落下来。他说：“人们常说新旧社会两重天，这可千真万确，我就是个明证。”首长们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王维林像孩子似的腼腆起来，羞答答地说出藏在心底的一桩夙愿——他希望见到毛主席。他表示，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就是死，也无所遗憾了。

王维林做梦也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的心愿真的变成了现实。有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他写来一封信，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关怀。195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又派人把他接到首都北京。一个晴朗的早晨，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这位奇特的戏曲艺人。毛主席搀扶他坐在沙发上，亲切地对他说：“你那么大年岁了，不要再打锣了，送你进养老院怎么样？”王维林答：“我身体健康，工作和生活没问题，国家节省点钱用在修铁路上吧。”毛主席听完笑了，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在上面签上“毛泽东”三个字，送给“大锣王”留作纪念。

1960年夏天，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里有一位年寿最高的老人，非常引人注目，他就是时年118岁的王维林。7月23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与会的全体代表时，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这位老人。毛主席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不停地摇晃着，祝他健康长寿。

“大锣王”无疾而终

百岁老艺人“大锣王”见到了领袖毛主席，一时间在松辽城乡传为

佳话。他所在的剧团每到一处演出，许多群众从远道赶去，就为了看这位见到过毛主席的百岁老人打锣。“大锣王”心里甜滋滋的，他常常从舞台上蹦下跳上，走起路来格外带劲，打起锣来更显精神。

1957年，“大锣王”经过组织的再三劝说，同意离开舞台生涯。退休后，他的生活由国家负责安排。

王维林历来生活俭朴，经常穿着青布裤褂，白袖口挽着，显得文质彬彬。他15岁时娶过妻子，第二年妻子病故，此后再也没有结过婚。他一生不嗜烟酒，更不近女色。他从不喝茶水，每天都是一碗白开水，加糖溜溜（糖精粒）。他除了刻苦钻研打锣艺术外，唯一的爱好就是练习气功，直到他退休后，仍然时时手攥两个核桃大小的铁球，来回转动。他经常跟年轻人一起举杠铃、手劈砖。他手上特别有劲，小青年和他掰腕子大都输给他。人们向他请教养生之道，他说：“吃饭不吃饱，睡前先洗脚。”这也是他的健身格言。

1962年，耳不聋、眼不花的王维林，胡须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人们说他真的返老还童了。王大锣说：“旧社会东跑西颠到处流浪，有时睡大庙，蝇子往脸上爬，可现在政府照顾我，派来专人（范素珍）侍候我，月月还给我开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穿什么就穿什么，真比有几有女还享福呢！”

1968年，这位艺龄108年的戏曲艺人无疾而终，享年127岁。五六十年前在天津专区火花评剧团担任主演的王素秋，系王维林的本家孙女。她早年在戏班学戏的时候，曾得到大爷爷的关照。

清江浦走出的京剧百年三杰

——京剧名人王瑶卿、周信芳和宋长荣

何永年

京剧是中国“国粹”，曾是中国最为普及的剧种。京剧艺术源远流长，流派纷呈，近现代一百多年以来是它最兴盛的时期。而明清时期的清江浦，以官商文化为主体，就恰恰给京剧艺术的流行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在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淮安是水利枢纽，交通咽喉，也是漕粮运输、海盐集散中心，掌控着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因此在这里设了河道总督署和漕运总督署，还有盐运御史等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再者，趁交通发达之便，商贾云集，盐运发达，便又出现了以盐商为代表的富商阶层。无论是官僚还是富商，他们天生就有追求声色犬马之乐的天性；更何况乾隆皇帝六次南巡都从这里经过，他们还要准备着迎驾、接驾，进行供奉性演出，这样一来，除了大小官员、富商自家养一些家班、戏班之外，全国各地的昆剧、徽剧以及其他各剧种的戏班都先后来到这里，这就汇成了连续不断的戏剧演出的空前盛况，也为戏